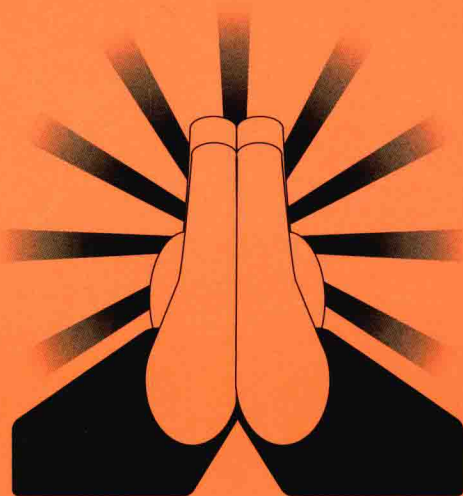




please

我长得丑，
你们都得让着我

「ONE·一个」工作室 监 制 唐梓严
万 叶 文 化 联合出品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我长得丑， 你们都得让着我

唐梓严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长得丑，你们都得让着我 / 唐梓严著. —成都：

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15.11

ISBN 978-7-220-09656-3

I. ①我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5914 号

WO ZHANG DE CHOU, NIMEN DOU DEI RANG ZHE WO

我长得丑，你们都得让着我

唐梓严 著

出版人
监制
产品经理
责任编辑
营销编辑
装帧设计
内文设计
插图摄影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黄立新
陌子涵
季思聪
陈欣
周裕昶



@ _ 叁禧
Cocu 刘辰
蓝海
王俊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2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crmcbs@sina.com
@四川人民出版社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(028) 86259624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
145mm×210mm
8
165 千
2016 年 1 月第 1 版
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09656-3
36.80 元

■ 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：(028) 86259453

前言

故事就是口供

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，我是一个无趣的汉子。

从出生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过了快九千二百天。这九千二百天之所以显得不那么无趣，是因为出现的人都非常带劲，让我可以跟着音浪一起流动。

我的编辑让我写个自序，我一口答应下来。但其实我不会写，我答应是因为不想听他啰唆。

我是个讲故事的，讲不成自己，就和算命先生不能掐指一算自己的运势一样。

算命先生一算自己就差不多该蹬腿儿了；我一写自己，本来没人看的東西就更没人看。

自序主要的功能还是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吹嘘，而我无趣的人生导致自己没什么东西可以吹，就带来了一个死循环。每次让我说自己，我都语无伦次。我上学写各种申请书的时候都下笔如有神，结果在被安排写自序后非常苦恼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个字儿都写不出来。

我的朋友罗伯特知道后问我说：“你不是挺能嘚吗？”

我说：“这你就不对了，这就像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上课说话，老师把我叫起来让我对着墙说一节课话，在旁边站着冷眼狂笑，‘说啊，你不是挺能说的吗’。”

罗伯特说：“她凭什么让你对着墙说，那不是废话么，你让我一个人说我能说得出来？”

我说：“那你以为，让我吹自己我就吹得出来了？”

罗伯特说：“你就当你今儿被抓了，让你交代案情，不然不许你毕业。”

我恍然大悟，顺着这个思路，才有了如下的文字。

文章是写给人看的，虽然不像咱俩聊天儿一样你能给我反馈，但是我想尽量让你动容，哪怕哭着或者笑着骂我呢。

对于一个讲故事的，最差的事情莫过于我给你讲完，你面无表情：

“哦。”

这个回复相当于你给“女神”表白完，人家给你说：

“知道了。”

万幸，在我给人讲故事的过程中，大家的反馈都比较热烈，

这样才让我有了个念头，就是把这些年我见过的人一个个写出来。

让你看完稍微有点情绪，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，这是我的目标。

我这人不太安于现状，说难听点就是喜欢作死。

高中的时候一心想考到外地的大学，觉得西安是个破地方，一切都看不顺眼。大二的时候实在受不了重复的日子，退学出国。在拼了老命读了个工科找了工作准备办绿卡的前夕，我又提着一个行李箱回来了。

所以这些年里，我南半球来北半球去，总在认识新的人，总在告别旧的人。

我的故事，都是听当事人自己讲的，之所以他们愿意讲给我听，主要原因是喝了酒。

而我喝酒的节奏比较稳，属于能在适当的时候去厕所，然后回来表示“噢，怎么我就去了个厕所，你们就喝大了”的心机型选手。这样的好处就是，我可以清醒地坐着听喝大了的人讲故事，然后我还有记忆力把它记下来。

当然，每个人都有他最精彩的部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爱写小说——生活本身比小说刺激多了。

这副作用也很明显——到最后我觉得谁都厉害，谁都是有故事的人，谁都扛着一个不为人知的过往在人生的道路上踽踽独行。

然而世事无常，有的时候告别太快，甚至来不及写首歌纪念他们。

我就只好写字纪念他们了。

这是为什么我写我的朋友们。

我自小在西安长大，那是一个被全国吃饭界神化了的都市。

在我小升初考试之前，这西北荒漠不同于全国，有一种肃杀的氛围，人人路过必要快马加鞭，帽檐压低，破布遮脸，路上看谁长得都像城墙。

导致该氛围的原因来自大自然，就是黄土。

用我妈的话说，二十年前你骑个自行车，后面扬起的土能让你回家重三斤。风一吹满地灰，我说话自然带着黄土味儿。

我第一次给人讲故事是在国外，十九岁的时候，讲了个关于我的朋友们在操场上打架的故事。我说那个操场那时候还是土制的，打的时候不巧刮风，一时间大家不分敌我，只能凭借声音分人。一同学由于操着一口标准的长安县话，有别于市区，被打得比较惨。

她说：“哈哈哈哈哈。”

我说：“这哪儿好笑了，这不就是个悲剧吗？”

她说：“哈哈哈哈哈。”

我始终不知道好笑在哪，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，再后来劈腿三条，分手了。

在我把劈腿这个事情讲给我下一个女朋友的时候，我企图表明我的态度。

她说：“哈哈哈哈哈。”

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惊觉，我还能逗人笑，这也算是成就感吧。

后来机缘巧合，能拿字儿换钱了，一看，哦哟，这行当还能赚钱啊，不错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我的朋友们写给你看，我实属“卖友求荣”。

有的人看完我的文章以后问我：“你都从哪儿认识的这么些神经病？”

每次我都说我也想知道，最后有天我给罗伯特反映这个问题，罗伯特说：“因为你也不是什么好货色，和正常人玩儿不到一路去。”

我说：“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但你能不能先把裤子穿好，现在在图书馆。”

罗伯特说：“可以，但是天热得不行了。”

一般人们在用“我有一个朋友……”开头的时候，那要么是编的，要么是在讲自己。而我真的是在讲我的一个朋友。

说完全点，就是“我有一个朋友，我想介绍给你们”。因为我觉得这么精彩的事情我一个人独享真的是不够意思了。

还有，我年纪比以前大了点，记性也不太好，很多事情容易忘，很多人，突然也就忘了。

有些故事还没讲完，那就算了吧，算着算着，连我自己也就忘了。

所以讲这些事情，也是希望我在还能记住的时候记住他们。

毕竟人一生喜剧太少，聚少离多，有些人一别，就再也不见。

这本书大部分是在讲我的朋友们，我自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，而我希望你别把我当作故事的一部分。

你最好把我当作长途旅行的邻座。我给你讲了好多好多，下车的时候你问我“这是真的吗”，我说“我都是骗你的，你还真信啊”。

然后给我个机会，可以趁你不注意，自己悄悄地抹一抹眼泪。

目录

CONTENTS

CHAPTER 01 / 大发明家

重要的事情在未来只有两种形式：

记住，或假装忘记

P.001

CHAPTER 02 / 消夏

四季都能让人想起一些事情，夏天让人想起的是有凉风的树荫

可后来我再回去想看看，发现它们都被砍掉了

没有别人在乎你的记忆，你自己记得就好

P.012

CHAPTER 03 / 名将

越来越不会表示关心，越来越擅长深伤人心

沉默真是个有意思的事情，既能是道别，也能是思念

P.019

CHAPTER 04 / 我最好朋友的婚礼

远方，另一种说法，就是没有你的地方

P.036

CHAPTER 05 / 硬派球迷

看文具的时候才想好好学习
逛无印良品的时候才想找个人过日子
胖起来了才想到不该那么贪吃
情人节的时候才想起要好好爱一个人

P.078

CHAPTER 06 / 归途

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祝别人好，却忘了祝自己也好
觉得反正都得往前走，这真挺奇怪的

P.090

CHAPTER 07 / 往事如阡

大多数时候我们选择经历痛苦，然后等着恍然大悟
却忘了所谓不惑，或许只是什么都不在意了

P.101

CHAPTER 08

闹海

多年未见，再见时看到你们仍然还是你们
这已是最好的重逢

P.106

CHAPTER 09 / 一生中最爱

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够伟大，最终都会被世界遗忘
就像突然汇入河流的小溪最终流向大海
但我会努力记住你，用力地记住你

P.123

CHAPTER 10 / 过冬

回忆里一些苦涩的事情后来觉得美好
大概只是你不用承受那时的负担
比如我想起前几年的冬天
就自己忽略了冻伤的皮肤和感冒的鼻涕

P.137

CHAPTER 11 / 风再起时

再见时我仍是我，你仍是你，这已是最好的重逢

P.144

CHAPTER 12 / 反骨

让人能记得深刻的，除了爱人，大概只有“坏人”

P.157

CHAPTER 13 / 不要告别

注定我要浪迹天涯，怎么会有牵挂

P.167

CHAPTER 14 / 速度与爱情

虽是银幕上的一段故事，但你仍在意得如身陷其中

P.178

CHAPTER 15 / 不羁

那年的长安冷得漫天飞雪，我从商场里走出来
看着地上突然堆积而起的雪花，恍若隔世
就像他想起那些不得善终的感情
我们却也都得摇摇头，继续往家走

P.188

CHAPTER 16 / 眼睛

想你却害羞不敢说，最擅长这种事情的应该是亲爹

P.202

CHAPTER 17 / 长安长安

我时常怀念在学校的日子，大概可以用“青春”当借口
解释一切尴尬和不应该做的事情

P.210

后记
不管我长得丑不丑，你们都得让着我

P.239

- 我长得丑，你们都得让着我

大发 - 明家 -



C H A P T E R 0 1



重要的事情在未来只有两种形式：
记住，或假装忘记 /

在我小时候有一部叫作《四驱兄弟》的动画片风靡全陕，占据了所有小朋友下午六点的时间。当时我们特别喜欢模仿电视动画片里的场景来竞速，一到点儿就按楼向分为南北两派，在院子里争斗。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名为《一件难忘的事》命题作文中描述过相关场景，我的班主任因为我用“像刚放开绳的野狗一样迅猛”形容在起点窜出去的小朋友们一事，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，并让我给院子里的小朋友们进行公开道歉。

那时候在四驱界，我院南北两楼正如“联盟”与“部落”，势不两立，常因为争夺“龙头”“凤尾”和“平衡杆”而爆发大规模“武装”冲突。二胖每次在冲突发生时充当和事佬的角色，

使劲劝大家不要打了：“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垃圾，你们到底为什么能看上眼？”

如果说我院南北楼势同水火，如“联盟”和“部落”，那二胖就是中立“野怪”。二胖四驱水平极高，车跑得嗷嗷快。我们的车和二胖的“冲刺流星”比起来简直就是“慢跑月亮”。当时南北两个派系皆想拉其入伙，还开出了小霸王游戏卡的筹码，但二胖不为所动，坚持表示对江湖纷争不感兴趣，自己只想单纯地成为一名竞速少年，“速度之王”只是虚名，与风相竞时的畅快才乃人生乐事。

我们都知道二胖这是托词，二胖在奔跑时无法飙风，只能憋红了脸甩肉。他的体型让我们踢球时只能分配他充当守门员的角色，但此阵型常有奇效，毕竟当你攻打对方大门时，压根看不到被对方守门员挡住的球门在哪，这事情还是很伤士气的。其实二胖自身没有什么科技水平，他只需要把车装上电池，然后打开开关，接着原地坐等当第一名。之所以他的“冲刺流星”雄霸全院，只因为车辆技术员是他姥爷。

二胖姥爷退休前是个搞机械技术的男子，退休后就义务给我院看管大门。此人十分全能，擅长机械修理、无线电研发、手绘工程图、花草培育和京巴狗养殖等项目。每天日出之时起床，拿个搪瓷缸子弄一大杯黑不溜秋的茶，牵着自家京巴狗在院子里遛弯；中午吃完饭开始用榔头砸来砸去，搞些发明创造，一直到日落方休。冬天我放学的时候天都已经快黑了，每次路过都会看到

二胖姥爷在花园里摆弄花盆，推一推自己的眼镜，眯起眼搞些我从来没弄明白的小玩意儿。

二胖姥爷在小伙伴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，不仅因为他给我们玩一些自己的发明创造，可以改造车辆，还因为他可以给我们锻造“兵器”。

在那个时候，二胖姥爷就已经显出了那个年代的工业从业者特有的逗乐气质。除了给二胖的四驱车改造马达以外，在一次和二胖共同观看《霹雳五号》后，还给他的车增加了各种“血腥武器”，让本来就没有悬念的四驱车比赛更加没有悬念，促生了四驱车热的消散。

当年大院紧邻着一个村，常有小流氓抢劫。一次二胖被劫，零花钱被掏走之余还挨了打，哭着回家，问我们有没有废铁。

我说：“你被打了，我们替你打回去就行了，要啥废铁？”

二胖说：“我要让我姥爷给我做武器。”

后来大家沉迷于武侠剧，晚上经常在院子里组织“比武”，试图决出“武林盟主”，盟主可享受每天一瓶免费汽水的待遇。当时由于大家武力都不行，所以实力多半取决于“兵器”。但“兵器”大多出自二胖姥爷之手，所以其实水平也差不多，只能风水轮流转、盟主轮流当。到了后来二胖姥爷也累了，总做些大件实在太累，于是开始偷懒做“暗器”。

说是做“暗器”，其实完全没有技术含量。一次例行擂台单挑，南楼派出的“锅盖”赤手空拳上去，我们以为要靠拳法决一胜负，

结果就听锅盖大喊一声“看招”，就撒出一把二胖姥爷给他的螺母，把北楼大将二蛋砸了一脑门子包，当即被永久取消参赛资格。大家义愤填膺，觉得暗器只有唐门才能用，全院只有我姓唐，其他人用一律算作背叛师门，不能留情。

一次，二胖报名要参加武林争霸。经过一番讨论后，我们觉得他的体型构不成什么威胁，何况自锅盖一战后，大家明令禁止暗器的出现，二胖不足为惧。结果武林盟主还是被二胖顺利拿走，因为晚上登台的时候，二胖手中赫然持着一个巨大的“血滴子”，惊恐的大家纷纷表示活动结束，还是让二胖当盟主吧。不是打不过，主要是考虑到二胖姥爷的江湖地位。毕竟二胖姥爷德高望重，应该采取我国的传统方式，也就是禅让制来决定武林盟主的归属。

在二胖姥爷还是全院孩子口中的神话时，我还比较年轻，对科学这种事一窍不通，一概归为巫术妖法，觉得可以违背一切科学常理。有次我看见二胖姥爷拿着一个奇怪的会发光的东西比画，我适时对这个东西的名称提出疑问。二胖姥爷一看我这么好学，笑着给我说：“这个叫作三极管。”

我恍然大悟，然后死死盯着这个三极管。

二胖姥爷见我聚精会神，一下来了劲，唰唰几下把这玩意儿弄到一块巨大的板子上放好，然后对我说：“你去把灯关上。”

关灯的一刹那，二胖姥爷点亮了这块巨大的板子，登时黑暗的房间里逐渐明亮起来。时隔多年，我已经忘了当时的具体场景，只在特卡波湖仰望星空时有这样的感觉。